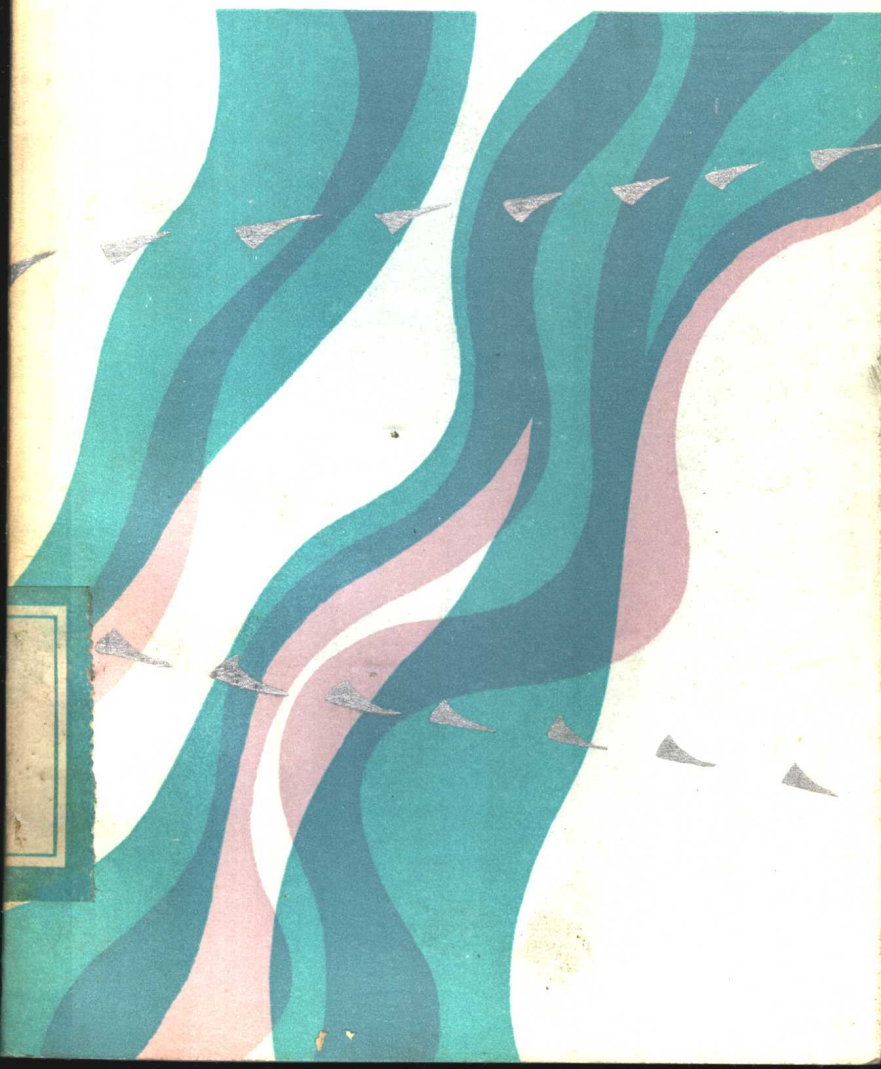
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黄贤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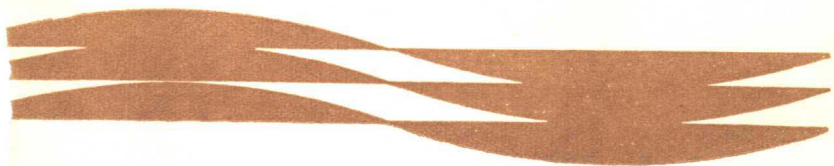
行云流水



黄贤俊

行云流水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行云流水

黄贤俊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5.111印张 2插页 78千字

1983年11月第1版

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00

书号: 10173·477 定价: 0.52元

自序

“行云流水”本是比喻纯任自然，无所拘束，大多指文章笔调而言。苏轼《答谢民师书》云：“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，观之熟矣，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……”我的散文集取此四字为书名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借此以喻我当前的心境和情怀。杜甫《江亭》诗有句云：“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违。”这便是我的本意。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曾经走过一段坎坷蹭蹬的路程，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，意气奋发，心情舒朗，能够竭己所能，投入“四化”的洪流中去，了无条条框框，舒卷自如，无望无碍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不可不止”（苏轼《文说》），其乐可知矣，唯有以“行

云流水”可以喻之。这十九篇长短不一的散文，便是在如此宁静、毫无拘执的心境下先后抒写出来的。

近承友人好意，嘱我将这些散文收集起来出版，故收入本集的，均系我自一九七九年到现在为止的近作。有的发表过，有的未发表过，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：第一部分是描写家乡风物人情，借以寄托天涯游子的乡思；第二部分是文学回忆录，追忆与我素有交往的已故作家的音容笑貌，以表达“怀旧空吟闻笛赋”

（刘禹锡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）的悲怆情怀；第三部分是短文和杂文，有随感，有琐事，有杂忆。文字粗糙，实无足观，聊志“雪泥鸿爪”罢了。

说起散文，我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习作，从德国归来后，曾为报纸副刊写过《德国印象记》，共有三十多篇，汇为一集，交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，屈指已是五十年于兹了。中间为衣食奔走，居无宁处，搁笔中断了好多年。解放以后，我回到文化部门工作，除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外，大都写作有关外国文学的文字，间或写些散文，已属“明日黄花”，无足当

意。这本薄薄的小册子，虽是重理旧业，但在思想上并未见有长足的进步。今日展现在亲爱的读者面前，见仁见智，当有所了解。

鲁迅先生集《楚辞·离骚》联句云：“望崦嵫而勿迫，恐鸱鸒之先鸣！”我并不服老，也不喜作“黄昏颂”，愿以有生余年，握住这枝秃笔，继续写下去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！

黄 贤 俊

1982年7月

目
录

神游故里	• 1 •
怀乡话旧	• 12 •
生日与端午节	• 22 •
一时长恸过西州	• 33 •
燕归人未归	• 43 •
忆野火社的朋友们	• 50 •

高山安可仰 徒此 揖清芬	• 65 •
一代文豪百世师	• 74 •
长天渺渺一征鸿	• 85 •
文苑瑰宝	• 96 •
文章满纸书生累	• 107 •

断续蝉声话副刊	• 117 •
凛凛正气 铮铮铁骨	• 124 •
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	• 135 •
光芒照人间	• 148 •
从“墙外香”谈起	• 157 •
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	• 162 •
书的厄运	• 166 •
说玩具	• 173 •

神游故里

离开家乡福州已经五十年了，中间只回去两次，每次不过个把月，来去匆匆，不胜依恋。可是对家乡的几度永不泯灭的记忆，仍然时常萦回脑际，每遇花辰月夕，都要神游一番，正如南宋词人刘辰翁《丙子送春》一词所说的，“叹神游故国，花记前度”。

我的老家位于福州城南的“琼水”，俗称“水部”，这是我的祖父生前购地而建造的老屋，共有两进。我们住在前进，后进破旧，未加修缮，不堪住人。最后有一座小花园，因我的父亲欢喜园艺，种植几株果树，如荔枝、龙眼、桔子、枇杷、卢桔等，以后又加种梅花、绛桃、玉兰花、辛夷、西府海棠、玉叶梅，以

及蔷薇、玫瑰花等。入夏花木扶疏，鸟语花香，另有一番风味。花园面临一条小河流，有石阶可以上下。开起花园门，近有翻浪的麦田，远有堆黛的青山，王安石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”的诗句（《书湖阴先生壁》），可作我家小花园的写照。

最使我难忘的，便是小河两侧泥岸上的小蟹，福州人叫做“蟛蜞”。我从儿时直到离开家乡以前，每逢寒暑假，在小河边的石阶上消磨了不少的辰光。小蟹有两种：长在泥土和水里的全身带青灰色；长在石缝里的一身通红，有的个子大而且红得可爱，我一见到几乎舍不得走开。于是我去挖蚯蚓，把它缚在白线末端作饵；找不到蚯蚓，便拿一小块海蜇皮代替。我就站在石磴上，不吭声地钓它，一钓上来就放在竹篓或脸盆里。大概黄昏时分，潮水一退，这些小蟹纷纷爬出洞来，横卧在泥岸或石磴上，几乎到处皆是，一钓就是一大篓。这些小蟹长着一双小眼睛，两螯很大，象个钳子，惹它就张起螯来，夹得可痛呢。它有时满机灵，你给它钓饵，它不吃，或者有意无意地夹住，拉到半路甩掉了，可能它早受到教训，存

有戒心。有时它连忙把饵拉到洞里去，死也不肯放，甚至把饵吃掉了。由于我惯常钓它，颇有经验，我一见它被钓上来，连忙把钓竿轻轻一提，用左手把小蟹接住。我一巴掌可以捏住三、四只，不会被它钳的。小蟹钓上来后，干什么用呢？我们闽人爱吃“蟛蜞酱”，就在喝稀饭时，用海蜇皮沾着吃，十分下饭。“蟛蜞酱”可以家制，是用小蟹磨成粉末，和红糟及糖、酒拌在一起，加些生姜，火上一蒸，存在小瓮里密封起来，长年不坏。我一连几次把小蟹钓多了，就交给母亲如法泡制。

离家久了，这种玩艺仍然时常兜上心来，无限神往。我有《八六子·忆儿时琼水后园河边钓小蟹》一词，专记此事：

水江流，护田新绿，送来排闥清幽。
记：柳下昏潮落尽，浅沙横歇无肠，
日斜汀洲。

荒湾长夏消忧，细觅蠕虫为饵，徐循曲磴垂钩。爱看他、草泥郭索行迹，绀螯如戟，碧睛如豆。那知荏苒年华逝水，飘零涯海孤舟。问尖团，分离几经素秋？

其次，福州于山也是我平日神游的地方。我在格致中学读书，校址便在于山麓的观巷。山头殿宇林立，香烟不断，乃是闽人迷信膜拜胜地。我儿时遇到天君生日或其他庙会，祖父常带我上山游玩。我还记得，从“丹井”旁的窄石阶上去，来到观音阁，阁有两殿：一殿供奉男观音，一殿供奉女观音。祖父对我说，“观音本是男性，因他在‘普渡众生’时能三十二变，便变成‘观音娘娘’了。”我年纪大了，曾经翻阅佛经，据记载，观音确是男性，他是一位太子，名叫不眴，成佛后充当阿弥陀佛的侍从，所以在敦煌壁画中，他都作男性打扮，嘴唇上还有两撇小胡子。至于女观音手里拿着“净水瓶”和杨柳枝，有的观音怀里抱着孩子，说是给人送子等等，那都是后人牵强附会而硬加上去的。

于山的中心是天君殿，殿并不很大，里面被香烟熏得发黑，善男信女前往跪拜，求签问休咎。佛龕里挂着黄绸幔、中间立着王天君塑像，怒目圆睁，右手高举长剑，左手攥着拳头，形态凶狠。天君属于道家，其名不详，传说他本是个强盗，后来无意中路遇道人，因而

得道，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天君殿背后是三清殿，道家的三清是玉清、上清、太清，供奉元始天尊、太上道君、太上老君。天君殿对面是玉皇阁，供奉玉皇大帝，我很少去过。

以上都是我儿时所得的印象，后来天君殿、三清殿和玉皇阁一夜之间着火焚毁。到我进入格致中学时，已是一片瓦砾。只在天君殿旧址上搭一个木棚子，把烧剩的天君头颅供在龛里，随后制一玻璃匣安置它。尽管被焚毁，但前来求签祈福的还是络绎不绝，香火称盛。

我作学生时，常于课余偕同二、三同学登上于山游览。一上山便来到“丹井”，井旁竖一小石碑，镌刻“丹井”二字。格致中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，校内学生都想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，于是有人打趣说，从“丹井”跳下去，可以直通美国。如此可见当时教会学生的一般心理。有一次正值戚继光将军诞辰，“丹井”右角落的戚公祠开放（它平日都关着门），我们得以进去。祠里有一小花园，栽植奇花异草，垒石为山，有亭翼然，曲径通幽，又恬静，又秀丽。山坡旁巍然倚着一方“醉石”，石上镌着一些警句；还有一个平远台，可以远

眺。正殿两侧是楹联，中祀戚公塑像，十分威武。戚公是明代抗击倭寇的英雄，所部号戚家军，兵精械利，屡立战功。闽中流行的“光饼”“征东饼”，相传是戚家军征倭时所带的糗粮、饼中有一小孔，好用绳子贯穿，背在士兵肩上。史载戚公治军严谨，赏罚分明，闽剧《戚继光斩子》乃据此传闻编造，不足为信。

距于山不远，有座白塔寺，占地宽广，正殿祀释迦牟尼佛，也是闽人顶礼膜拜之地。前面矗立一座高大的白塔（定光多宝塔），高达七层，塔顶铃铛迎风作声。它与乌石山麓的乌塔（无垢净光塔），是榕城有名的双塔。我在格致中学读书时，每遇期考便携带小板凳，登上白塔高层，坐在外廊上凭栏读书，十分幽静，一坐就是半天，直到暮色苍茫才返回学校去。

一九二七年，我转入福州第一高级中学（以下简称“福高”），校址在乌石山麓，有环城路可通。福州城内有“三山”，乌石山简称乌山，是其中之一，另外两山是于山和屏山。民谣云：“三山藏，三山现，三山看不见。”所谓“三山现”，大概指这三山，至于

“三山藏”和“三山看不见”则不知何指了。

乌石山上树木葱茏，风景幽丽，拾级而上，可达山顶。我只去一两次，惟记得有“桃片李片”，几乎老幼皆知。所谓“桃片李片”便是两块大岩石，各呈半圆形，以丁字形斜立在山上，看来仿佛是半个桃子和半片李子，人可站立在桃李瓣儿中间。至于山上还有什么胜迹，我也记不清了。

但“福高”校园可美得很。望耕亭屹立在男女生宿舍之间，高耸在山坡上，全校尽收眼底。黎明黄昏，学生们常到亭上读书阅报，或者三三两两据坐亭上高谈阔论，大有飘然物外之概。后山还有“海天楼”，楼有两层，可惜年久失修，半已倒塌。两旁有两块大岩石，高达云表，右边刻着“海阔”两字，左边刻着“天空”两字，字迹苍劲有力，苔藓斑驳，依稀可认。我和同学陈尔康时于课余婆娑其间，吟诗啸傲。阁前古木参天，阴影泻地，很少有人到此，竟成我和尔康两人独自行乐的地方。

至今令我向往的，是那十几株梅花树连成一片的树林，北宋诗人林逋《山园小梅》一诗写得好：“众芳摇落独暄妍，占尽风情向小

园。”好象是为此吟咏的。其中有一株梅树，斜罩在一大块平坦的大岩石上，我们把它命名为“梅床”。到了梅花盛开时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静卧其上，笑吸清香，助人遐想。有时尔康携带玉箫，蹲在梅树上吹箫，声韵悠扬，我或坐或卧倾听，消磨了不少晨昏。

“福高”毕业之后，我升入福州魁岐的协和大学，学校背靠鼓山，面临闽江，水光山色变幻万千。我最爱在江岸散步，云彩反映水中，早晚景色都不相同，有时象鱼鳞片片，有时象红霞散绮。遇到下雨天，一望空濛，别有情趣。苏轼描绘西湖的诗句：“水光潋潋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庶几近之！

由于闽江边的景物太可爱了，星期天我多次留在校内，没有回家去。于是我约同几个同学到鼓山游玩，我们从山侧绕跨过去，可以节省不少路程。鼓山是福州著名的大丛林，僧人近千人，分散各处，佛殿嵯峨，风景壮丽。从山麓到山顶，必须拾级而上，经过七个亭子，登山人可坐在亭里休息。到了第四亭，算走过山路的一半，亭侧岩石上刻有“欲罢不能”四

个 大 字，使 人 有 却 步 之 想。徐 步 而 上，走 到 万 松 湾，佛 庙 已 经 在 望 了。万 松 湾 两 旁 尽 是 松 林，大 有 万 松 之 称，松 声 泉 韵，天 然 成 调。山 前 两 侧 有 副 大 对 联：“净 地 毋 须 扫，佛 门 不 用 关”，煞 是 壮 观。

鼓 山 大 寺 名 叫 “涌 泉 寺”，宏 伟 无 比。寺 前 有 大 广 场、两 座 藏 经 楼 分 立 左 右，鸦 雀 无 声，备 极 肃 穆。山 上 最 令 人 称 道 的，便 是 “喝 水 岩”，传 说 泉 水 本 是 从 灵 源 洞 直 泻 而 下，非 常 清 冽。五 代 时 有 个 老 僧 叫 神 晏 国 师，日 夜 坐 在 这 里 诵 经 悟 禅，因 涧 下 流 水 潺 潺，吵 得 厌 烦，乃 大 喝 一 声，泉 水 便 向 东 流 去。喝 水 岩 正 面 刻 有 极 大 的 “寿” 字，乱 石 嶙 峋，千 奇 百 怪，从 山 旁 小 径 绕 到 喝 水 岩 旁 殿，一 路 岩 石 上 刻 有 历 代 名 人 题 字 和 诗 章。我 只 记 得 “参 尽 情 禅” 四 字，似 是 为 《红 楼 梦》中 的 贾 宝 玉 写 照 的。喝 水 岩 里 的 水，清 澄 无 比，盛 满 一 杯，越 过 杯 缘，不 会 外 溢，大 概 是 高 山 泉 水 有 这 种 特 征 的 缘 故。

山 上 设 有 几 座 迎 宾 楼，供 游 客 住 宿，亦 备 有 客 餐，但 都 是 素 食，另 有 滋 味。寺 有 知 客 僧，招 待 游 客，餐 宿 不 定 价 格，听 由 游 客 酌 量